



打手

殷老二和他的女人

崔阔

马家茶馆

朱麻子

红女

老冯

各色人等

孙方友精短小说

群众出版社



吕神仙
 雷老昆
 女票
 黑婆婆
 罗锅
 方鉴堂
 小上海
 吕家梁房
 张娃
 海爷
 赵章
 雷二少
 姜门亮

雷家炮铺

麻队长

张氏修车铺

黄氏面条儿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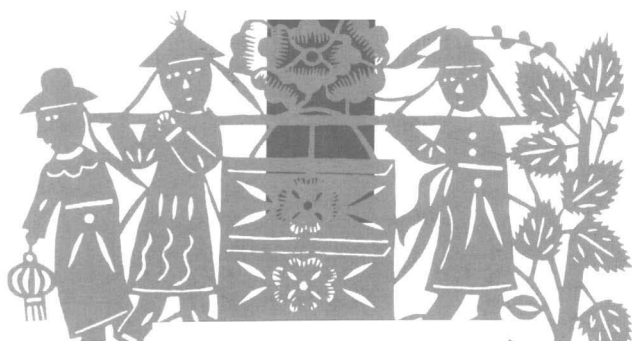
疯婆

大狗

孙方友精短小说

各色人等

群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各色人等: 孙方友精短小说 / 孙方友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7.6
ISBN 978-7-5014-4026-9

I. 各… II. 孙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0194 号

各 色 人 等

著 者: 孙方友
责任编辑: 张 蓉 安 莉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信 箱: qzs@qzcbbs.com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毫米 16 开本
字 数: 138 千字
印 张: 14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026-9/1·1657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23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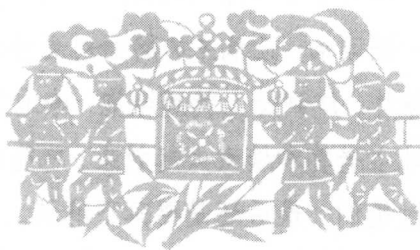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打手	/1
殷老二和他的女人	/5
崔阔	/9
马家茶馆	/12
朱麻子	/17
红女	/21
老冯	/25
马神仙	/30
白大	/34
雷老昆	/38
女票	/43
黑婆婆	/48
罗锅	/54
方鉴堂	/58
小上海	/62
吕家染房	/67
张娃	/72
海爷	/75
赵章	/79
雷二少	/83
姜门亮	/87
曾老板	/91
雷家炮铺	/94
麻队长	/97
张氏修车铺	/100
黄氏面条儿铺	/107
疯婆	/112



各色人等

大狗	/116
马老太	/120
姜老太	/123
毛孩儿	/127
罗氏番菜馆	/131
黑老吉	/135
老谭	/138
雷公安	/141
张瘸子	/145
钱学孔	/149
重逢	/153
竹匠铺	/157
姜大力	/160
于宝兰	/163
张素	/167
老六	/170
郑乡长	/173
张家酒馆	/177
刘大肚子	/180
刘义伦	/183
郑所长	/187
毛西海	/190
屠夫张	/194
关学亮	/198
张记布店	/204
花船	/212
马六	/214
坏瓜	/217



打手

打手姓袁，叫袁四，“文革”兴起那年二十几岁。他爹叫袁甲，外号袁鳖，雇农出身，好吃懒做，与人赌博把老婆输给了人家。土改那年，他参加了贫农团，斗地主特狠，破鞋底子上扎钉，打在人身上一拉掉肉丝儿。那年袁四才几岁，袁甲就教儿子斗地主的小少爷，让地主羔子手握炮仗他点燃，不炸个血肉模糊不罢休。当年贫农团为挖浮财，常用些非常手段。袁甲为表现自己捞个官儿干干，就经常花样翻



新。他的拿手戏除去鞋底扎钉外，还有一招儿叫“添麻坑”。就是烧一锅滚油，让地主的脸面对着热油锅，再朝油锅里点水。热油见水就炸，炸到脸上就起燎泡，燎泡好了就成了麻坑。这一招儿尤其对地主老婆和姨太太起效果，总能挖出不少浮财。但交待之后仍不放过她们，最后还是要落下麻坑。袁甲为此还真当上了民兵队长，只是好景不长，不久就因睡地主的小老婆被撸了职。

由于袁甲的名声太低，影响了袁四的婚事，父子两个是光棍两条。“文革”一开始，袁四便参加了造反。造反派自然离不开这类人物，便让他充当打手。

袁四打人，不同他爹。他爹招儿太阴太损，毁人不说，也给自己换来了恶名声。袁四曾多次公开声明，他不是他爹袁甲，而是新社会长大的新一代，打人也要讲个水平和档次。袁四说他打人只用手，别的什么也不用。袁四的双手不是一般的手，平常时候，他每天都用双手打树，镇东官道两旁的大柳树树皮被他打光了许多。原来这袁四年近三十找不到老婆，心里又急又愁，夜间睡不着觉，就到公路上拿树发泄。久而久之，那双手就布满了茧子。原想没什么用处，没想这一下派上了用场。每当斗争会开到高潮时，袁四开始上场，大喝一声，把批斗对象当靶子，左右开弓打上一阵，被打者至少要断掉几根肋骨。袁四的名声很快就传开，周围几个县的造反派都来相请。袁四也打上了瘾，几天没“活”就手痒。

这一年，县文化局揪出一个女局长，女局长原在县剧团演戏，长得很漂亮，后来因与一个抓宣传的县委书记相好，被一步步提了上来。“文革”中揪出那个“骚”书记之后，自然也将她捎带了。只可惜，由于女局长长得确实太漂亮，平常作风又不太检点，裤腰带

松一些，不但人人爱她，她也爱人人。造反派将她揪出后却下不了手，尤其是一开斗争会给她列罪状时，她不但不低头认罪还抿嘴笑。她这一笑不当紧，将要打她的人手都笑软了。古时候有貂蝉能将关公的刀笑掉之传说，不想现在成了现实。但是，要想将那个骚书记斗倒斗臭，这个女局长是关键人物。县里的造反头头给文化局的造反派下了死命令，一定要拿下这个女局长。无奈，文化局的狗头军师就向领导献计，请来袁四加强斗争力量，打开一个新局面。

袁四被吉普车接到县城后，住进了县招待所，而且是个单间，吃饭不定量，当晚还让他喝了半斤白干酒，为的是让他提足精神修理人。斗争会未开之前，造反派担心袁四看到女局长的漂亮容颜也下不去手，便给女局长来了个女扮男装。不料造反派内部的一个看守平常就暗恋女局长，深怕这回被借来的打手打坏了，并听说此打手掌法厉害，便想了个鲜招儿，偷偷在女局长的棉袄里扎了十几颗钉子。那钉子一寸多长，全是尖儿朝外，似露非露，心想只要那打手一用力，钉子就会扎得他手痛，提醒他手下留情，就是不留情也会减弱他的掌力，保着女局长别伤了美腰。晚上八点多钟，批斗会开始，与往常一样，先呼口号，然后高喊将×××拉上批斗台。女局长被拉上台之后，便有人上台揭发。女局长虽然是女扮男装，但仍掩不住其秀丽，斗争会开得少气无力。这时候，袁四被领进了会场。袁四被领进会场时已有几分醉意。他打着酒隔儿到了台上，先向众人扬起两只手，以示自己没带什么凶器，然后绾起衣袖，一步步走到那女局长面前。他向一个造反派头头说：“是不是这个人？”那造反派头头说正是她。接着，电灯突然就被拉灭了。袁四一看电灯灭了，就扬起双掌开始拍打女局长，只听他大吼一声，然后就听到



女局长凄厉的惨叫声，一下就倒了下去。

女局长棉袄内暗藏的钉子全被袁四拍进了肉里，一颗扎住了肾，女局长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……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那女局长的案子翻了出来，究起死因，罪过却安在了那个偷偷在女局长棉衣内藏钉的人，对袁四却未追究什么责任。办案的人说，若对袁四这种人定罪，面太广，打击面也太大。再说，钉子带钉帽，怎能倒钉进人体内？不合逻辑嘛！

袁四现在已年近古稀，身体倍儿棒，而且每天坚持练掌。公路上的大柳树一棵接一棵焦梢，不久就干枯了……



殷老二和他的 女人

镇里就一家姓殷的，在北街住，主人叫殷全富，人称殷老二，靠打锅盔过日子。锅盔是豫东馍类之冠，有锅盖那般大，寸厚，有用发面制成，也有硬面制成。味儿道有甜有咸。甜锅盔并不是放糖，只是不用盐，淡的。锅盔是温火炕成的，一面暄白，一面焦黄，其味焦香。尤其是硬面锅盔，久存而不变质，堪称豫东一绝，殷家锅盔也是两种，有咸的有甜的。炕锅盔用的是平底锅，下面是温火，火面很大，几乎铺满锅底。我从小爱看殷老二



做锅盔，见他先将发面揉成长条，然后像蛇一样盘成一个圆，并在中间撒上碎盐和佐料，多是大茴、葱花什么的，盘成后，用双手托进平底锅内，上面又撒一层芝麻。等一切齐备，才开始盖上一个锅盖，慢慢炕。我不知道甜锅盔的制法，因为殷老二制甜锅盔多在家中制，第二天拿出来卖。听内行人说，甜锅盔的做法比较复杂，先用开水烫面提酵，不用碘不用碱，接面二三次，再用手反复揉搓，达到光滑油亮，色如雪团，方入锅炕贴，烧得一面暄白，一面焦黄方算成功。甜锅盔要比咸锅盔薄一些，上面有非常整齐的线条，将锅盔划成麻将牌大小的小块儿，不但好看，又便于分开。由于制做麻烦，价格也要比咸锅盔贵一些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殷老二已五十多岁，他个子不足五尺，街人都喊他武大郎。说来也巧，殷老二的妻子也非常漂亮。殷老二的妻子叫海花，据说解放前是大土匪陈三刀包的“二奶”。陈三刀被张占魁杀死在商丘后，此女子便嫁给了殷老二。如此一朵鲜花能下嫁给殷老二，传说自然很多。有人说海花曾有不少浮财，为怕贫农团搜走，多交给了殷老二保管。海花怕殷老二将浮财供出，就干脆嫁给了他。还有人说，这殷老二曾经救过海花一命，海花为感恩才屈尊成了他的妻子。至于殷老二何时何地救过海花，至今没人能说得清。

殷老二在镇里卖锅盔的地点在十字街北口，与马家胡辣汤锅挨着。有人喝胡辣汤，多要买一块殷家锅盔。锅盔大，切锅盔的刀也是特制的，要比普通刀大两号，又宽又长，很夸张。殷老二个子小，却卖大馍拿大刀，给人的样子就非常滑稽。而且他的嗓门儿奇大，一声“来呀，焦锅盔——”能听半条街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初

那些日子里，殷老二的叫卖声曾是小镇上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海花有时也来街上。海花来街上的时间多是早上。因为她不但长相好，也会打扮，每次上街几乎全是为了展示自己。海花一上街，就会吸引许多目光，不但男人爱看，女人也爱看。可以说，殷老二卖锅盔挣下的钱，几乎有一半用在了打扮海花上。殷老二说，把自己老婆打扮漂亮是为了让别人眼气嫉妒，一个男人活在世上若没有几样让别人眼气和嫉妒的东西，那算是白活了。

海花来到市面上，除去展示自己外，还爱喝马家的胡辣汤。马家胡辣汤的主人叫马春，是个回民，头戴穆斯林小白帽，围着白围裙，很干净，连盛汤的紫铜锅都擦得锃亮。马春三十几岁，鼻梁高，眼睛大，长得很帅气。海花不但喜欢马家的胡辣汤，也喜欢马春。马春与海花有染在镇上生意人中是公开的秘密，唯有瞒住了殷老二。他们三人的关系很像西门庆、武大郎和潘金莲的关系，好在没有郗哥捣破，日子就过得非常平稳。

殷老二卖锅盔，不但在镇上卖，还常赶会。那年月会多，什么二月二龙会、小满会、中秋会……几乎月月有会。每处起会，多要请大戏。这殷老二是个戏迷，爱听梆子戏和越调，所以就挑着担子到处赶会。因为会有夜戏，殷老二常常要来个“连灯拐”，每次回到家时，多是大半夜时分。这种时候，也是马春与海花的约会时分。等殷老二到家，马春早已走了。这海花有一条很守原则，就是红杏出墙但不嫌弃殷老二，对老二照顾得很贴心，这也是殷老二不起疑心的重要依据。

这一年冬天，离镇子十几里外的满集起了大会。殷老二中午早早地就走了。不想晚上突然下了大雪，雪下得很大，转眼间就落了



半尺厚，世界一片白茫茫。殷老二也一直未回。第二天，海花带人去寻找，却发现殷老二已经冻死在了一口井内，十个指甲全抠掉了，上面的血也结了红冰。可以看出，殷老二是在大雪中迷了路，掉了进去，为挣扎出来，顽强地朝上攀登，只可惜，井壁太滑，井水太凉，终于失败，丢了性命。

海花哭得死去活来，最后厚葬了丈夫，并为殷老二立了一块碑。殷老二死后，众人以为海花要嫁，殷家锅盔也从此消失。不想几天以后，海花亲自上街开锅营业，挂牌仍是殷家锅盔。几年后，海花仍未嫁，并要了个私生子，说是要让他继承殷家手艺。

海花与马春照旧约会，只是比平时更大胆了些。

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很平和。

几十年后改革开放，镇上供销社的门面房拍卖，马春和海花各买了一片，都盖上了三层小楼。日子过得很小康，镇上上了年纪的人此时才想起海花手中肯定有不少钱，只是殷老二没福气享受，好了马春。

众人都说马春和海花是这个小镇里最聪明的相好者。

当然，也有人怀疑过殷老二的死，是不是有人故意将他领到井边，把他推了进去？

那一天马春去了哪里？海花在什么地方？因为是大雪天，众人各在各家，大雪弥漫，又没留什么痕迹，所以好事者只是猜测，没人能说得清。



崔阔

镇北街有个叫崔阔的人，都传说他是阴阳眼，说是太阳一落他就能看到鬼，所以他总是用一块驴皮手巾遮住眼。所谓驴皮手巾，是一种用土机子编织的手巾，驴皮色，四四方方，边处还散着线头儿，都系了小疙瘩，以防散线。我认得崔阔的时候，他已年近半百，穿长衫，夹脸布鞋，头戴毡帽，驴皮手巾叠四折，夹在毡帽前沿处几乎将眼睛遮了个严，看人



要仰脸，很费力的样子。

还有人说，崔阔是个“鸡爪子”。“鸡爪子”是我们那一带的土语，意指阎王爷派到阴间的使者，专抓该死的人的灵魂。传说崔阔每次为阴间出差，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如死了一般。每当灵魂出窍之前，他总是安排家人，不要动他，一动就会魂不附体，永远也过不来了。崔阔的妻子叫王氏女，很善良。有一回走娘家回来，路过一村庄，有一女子上吊，撇下两个娃娃哭得十分可怜，王氏女便急急回到家中，问丈夫：“你今儿又抓人了？”崔阔说：“你甭管阴间的事！”王氏女说：“北村刚死了一个女子，撇下两个娃娃叫人可怜！要是你抓的，就赶快将人家放了！”崔阔当然不同意，说是放了她我可要受罚的。王氏女心善，就到处寻找那女子的灵魂，最后在门口石榴树上见一只苍蝇被红线拴了，便猜出八九，急忙将那苍蝇放了。不一会儿，便从北村传来那女人又过来了的消息。王氏女高兴万分，向丈夫夸功，不想此时的崔阔嘴巴肿得老高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一看就像是被人打了。王氏女问怎么回事儿，崔阔哭丧着脸上：“都怪你，让我在阎王殿里受了刑！”

这传说谁也说不清是真是假，但镇人都与崔阔很少来往，见面也装着没看见。他家更是没人去。深怕自己的灵魂被他抓走。

崔阔知道众人对他忌讳，也不与人来往，而且不常出屋，赶集上店都是让王氏女去。他家的院墙也高，院子里长满了树，阴森森的。崔阔就两个女儿，也都活得很阴郁似的。记得我与他家的小女儿同班，三年级那年，那个名叫丹的小女孩儿突然患了一种名叫“白喉”的病死了。崔阔还为她钉了个小棺材，王氏女哭得死去活来，而崔阔却是一副不痛苦的样子，仍是打着眼罩，劝女人说：“别

哭了，她就是这么个寿限，哭也没用。”王氏女边哭边抱怨丈夫道：“让你帮她改一改，你偏不，这可好，让我怎么活呀！”崔阔说：“你当阴间像阳间呐？阴间执法如山，从没开后门的！若能开，小丹她会死吗？”二人对话阴一半阳一半，听得众人毛骨悚然。从此，崔家更没人敢去了。就包括崔家那个高墙小院，也成了恐怖的象征。

这样，就影响了崔家大女儿的婚事。直到她二十八岁那年，才嫁给一个神汉的儿子。

令崔阔猝不及防的是，到了一九六六年，红卫兵突然闯进了他的家。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，他们将崔阔拉出来游街，然后抄家。让众人做梦想不到的是，这崔阔原是个大盗，而且专在外地行窃。他多是头天晚上隐藏在百货大楼内，夜间从窗户里朝外偷东西。他从解放前一直偷到解放后，从未失过手。红卫兵从他家里搜出许多布匹和高档商品，还有银元和烟土，东西多得简直可以开个商店了。这一下，算是将镇人震呆了。原来他一直装神弄鬼，全是为着掩饰罪行。他白天睡觉，出门带眼罩，是怕人认出。据王氏女孩子交待，连他们的小女儿也是崔阔害死的，因为那个名叫丹的小女孩发现了父亲的秘密，扬言要上告。崔阔害怕事情败露，就将亲生女儿掐死了。

抓住了崔阔，周围几个县多年的失盗案告破。这胜利自然归功于文化大革命。枪毙崔阔那天，公安局专拉他回颍河镇游街示众。他被剃了光头，第一次没带眼罩暴露于众人面前。这时人们才看清，他原来是浓眉大眼，很漂亮的一条汉子，只可惜，走了邪路。





马家茶馆

镇上除去罗锅的茶馆，西街口还有一家马家茶馆。

那时候，镇完小在西街山陕会馆内，所以上学放学都要路过马家茶馆。我记忆最深的是卖茶的那个白胡子老头儿，头上常戴一顶穆斯林小白帽，胡子很长很白，双目朝里眄着，鼻子很大，一看就是少数民族血统。因为西街回民多，他本人又是穆斯林，所以除去茶馆的招牌还